



蜗人

徐卓人



作者简介

徐卓人，女，1955年生。祖籍浙江嘉兴。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修毕业，鲁迅文学院首届研修班结业。曾做过“知青”，当过教师，任过编剧，现为吴江县文化馆助理馆员。自1986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市、省、全国级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故事三十五万字，十余件作品在市、省获奖。

序

何 镇 邦

徐卓人同志在创作上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来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她除了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和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外，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处女作《蜗人》。因为她去年春夏之交曾到鲁迅文学院创作研修班学习过，听过我的课，算是我的学生；因此，当我前些时候应邀到苏州参加范小青作品讨论会时，她热情地赶到住处看望我，并告诉我长篇小说

《蜗人》辗转几家出版社，终于找到“婆家”，很希望我能为这部即将问世的她的长篇处女作写几句话。我很难推辞这种日益成为我的重负的作序的差事，于是接下她复写留存的一摞厚厚的稿纸。在由南京转赴武汉的长江轮船上，我一页页地读着这部小说的手稿，审看的愉悦驱除了旅途上的寂寞。我很愿意把先睹的一些印象写下来，贡献给这部作品的读者，也算是对在一个基层文化单位热恋文学的孤苦奋斗者的一点慰藉。

《蜗人》写的是婚恋和家庭的故事，题材并不新鲜，故事并不复杂，作者着意写的只有三、四个人物，但是打开这部显得有点单纯的长篇小说，却愿意一口气把文读完。这大概不仅由于作者文笔流畅，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女主人公路琴婚姻的不幸，路琴的情人、作家郭亦儒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进退维谷、欲进又退，最后屈从于世俗的道德规范等种种行为，给读者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记得恩格斯指出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婚姻。照说，这种仅靠法律来维持的缺乏爱情的婚姻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种“维持会”式的婚姻却大量地存在着，据说这样可以维持社会的安定，可以使道德净化。但是孰不知，为了这种表面上的“安定”和虚有其表的“净化”，不少象路琴这种蒙受不幸婚姻之苦的青年男女、中年男女却在火中煎熬着。应该说，路琴在她作为一名女知青对被迫嫁给一个缺乏共同志趣和共同语言的工人申俊良，尤其是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申俊良对她的不信任，只是把她作为泄欲的工具，这种婚姻生活对于一个有着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较

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求的女性来说，是相当不幸的，简直是一种煎熬。但是，她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作为一个有夫之妇想去爱一个有妇之夫的郭亦橹，尽管郭亦橹的家庭生活不能说是幸福的，但这种爱当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加之他们都缺乏让两个家庭解体重建一个新的家庭的勇气，于是只好都急刹车。郭亦橹在妻子之瑜身患绝症之后，悉心加以照料，以功补过；路琴也只好同小申一起过下去，继续受煎熬。于是路琴也好，郭亦橹也好，却只能成为一种“蜗人”。路、郭在婚姻上的遭际和他们婚外恋的结局，大致上反映了当前变革时代中的一种普通的婚姻状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赞赏作者对社会的深入解剖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小说的结局，也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

小说中着力描写的三个人物：路琴、郭亦橹和申俊良都是有血有肉的，也都具有相当鲜明的个性。申俊良虽然写得表层些，但他的性格相当鲜明，他的粗俗以及他对路琴那种独特的“爱”的方式，都相当鲜明地表现出他的性格。比较起来，路琴、郭亦橹两个人物着墨较多，尤其是对他们作心理描写的笔墨都相当酣畅，因此这两个人物都更有立体感。路琴的欲爱不能，欲罢不忍、外表娴静，内心波澜迭起，这些性格描写都是相当出色的；郭亦橹的犹豫动摇，欲进又退的“蜗人”性格显得更加突出。我以为，《蜗人》之所以读起来还能抓人，读后又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这同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路琴、郭亦橹和申俊良等三个人物的形象，不能不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这部长篇处女作可以看出，卓人有着相当细腻的笔

墨。她长于刻画女性的心态，她的文字流畅且有一定的韵味，她在小说文体上追求一种整齐中的变化，诸如在叙述中括进若干书信和日记，还有民族的民间故事，使叙述不至于过分单调。这些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这部长篇处女作能够吸引住我这个小说职业读者的另一个原因。

读了卓人的《蜗人》，我还发现民间文学对她创作的滋养。她在一个景色秀丽的江南小城的文化馆工作，这种工作为她吸取民间文学的养料创造了条件。小说中写郭亦澹以陆夫人守节养育孤儿中了状元，最后肯守寡中数铜钱来禁欲的民间故事为素材写成中篇小说《贞节铜钱》。从搜集材料，结识路琴，到取回原稿加以修改，以至最后毁稿不发等情节，其实是作为这部小说的另一条与路、郭婚外恋相照应的线索存在着，这个民间故事是有某种象征意义，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地方民俗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我以为这一构思是可取的。其余，关于路琴到她曾经插过队的塔影浜整理吴歌的描写，也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都是注意从民间文学汲取艺术养料的，诗人屈原、李白，小说家施耐庵、冯梦龙，无不得益于民间文学和民歌的滋养，因此，徐卓人走从民间文学和吴歌等民歌汲取艺术养料的创作道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希望她能持之以恒，取得更大的成效。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读，《蜗人》的生活面还不够开阔，生活素材和人物关系也过于单纯甚至于简单，有些地方笔墨也显得稚嫩，这对于一个初涉长篇小说创作的青年作者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然，卓人不会满足于这种不

成熟，随着她的生活阅历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她在创作上也必将逐步成熟起来。我热切地期待着。

1991年4月18日午夜

草于京郊鲁迅文学院

第一章

1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部小说蕴藏着。遗憾的是，这样的小说往往不会公诸于世，而被深深地埋在他或她的心底，等到这个人离开我们的喧嚣的世界之时，也就把他或她的一部小说永远地带走了。

例如，即将介绍给读者诸君的当今一名女性，苏城图书

古籍部管理员路琴，若不让一位中年男子郭亦棹闯入了她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纠葛，或许，关于路琴与郭亦棹的这部小说也就无缘奉献于你们面前了。

路琴只要开口说话，总是笑盈盈的。路琴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就象明媚的春日从早到晚不缺和煦的阳光。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首先记住的她的特征就是这微笑，并由此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该女同胞对自己的生活大概相当满意，是个知足的女人。路琴本人确也希望周围人们这么看她。

然而，郭亦棹觉得，路琴的微笑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路琴很可能并非象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当真没啥不满足了。郭亦棹的这一感觉，是一次偶然机会造成的。

那是一个秋雨霏霏的下午，郭亦棹到市图书馆借阅资料。古籍部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位女管理员在。她面前桌上摊开一本书，两眼却并未望着书本，而望着窗外。郭亦棹走进时，竟未能惊动她，她依旧手托腮帮，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窗外有什么吸引了她呢？他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就已经顺着她的视线，朝窗外瞅了一眼，只见一树梧桐，在风雨中瑟瑟发抖，不时飘落下一两片黄叶。舍此，别无它物。难道这位女管理员，久久望着的就是这个？不知怎的，郭亦棹忽然惆怅起来，并注意起她来。他发现她的一双眼睛，犹如夜幕笼罩下的泉潭，忧郁，神秘，莫测深浅。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这扇“窗户”，可窥见这位女管理员的内心似有什么隐痛。这双眼睛，于是就令郭亦棹很难忘怀了……

“同志”，女管理员突然开口了，“你是来借书的吧？”

“哦，是的，想翻些资料，”郭亦橹忙将介绍信递上去，显得有点狼狈。

女管理员莞尔一笑，犹如一阵风刮走了几丝浮云，脸上忧郁的神色业已无影无踪。她接过介绍信，未瞄一眼就随手搁在一边，也不问他要借什么资料，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线装书，问：“郭亦橹同志，这本书是你需要的吧？”

他瞥了一眼书名，不错，正是他要借阅的那部野史。郭亦橹已记不清是哪一年，曾在哪一部野史上读到过一个“贞节铜钱”的故事，最近他想起了这题材，打算写篇小说，故而今今天抽空特地到这古籍部走一遭。噢？这位女管理员，怎会未卜先知，一下子猜中了他的心思？

女管理员见他露出惊诧来，忍不住地“咯咯”笑了，说：“郭亦橹同志，以后你需要啥资料，开个单子给我，我替你一一找齐，送到文化馆去。”

“不用，不用，那样的话，太费你事了。”

“不费事的，我下班回家，正巧要经过你们文化馆，顺便的。郭亦橹同志，假如你不反对，我们就达成这项协议了。”

“只要不给你过份添麻烦，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以后我要借什么书，就打个电话给你。”说罢，借书登记卡填毕，郭亦橹把一册线装书挟在腋下，匆匆地走了。

郭亦橹回到文化馆，刚坐定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有人给他打来了电话。

“郭亦橹同志吗？我是路琴。”

声音似乎很熟悉，似乎又挺陌生，是谁呢？郭亦橹在记

忆的角落里搜寻着，一时吃不准。“唔唔，我就是。你好。”他打算含糊过去。

对方咯咯笑着戳穿他：“你还不知道我到底是啥人吧？我是你认识不到半个钟头的古籍管理员。”

“哦，哦。”

“哦，哦……”对方学着他的声调，嘲弄道：“我再自报一次家门，我姓路，单名一个琴字。路漫漫的路，琴棋书画的琴。这回总不会忘记了吧，作家同志？”

“对，肯定记住了。路琴同志，有什么事吗？”

“啥事也没有，只是想把我的姓名告诉给你。你书一拿就走，连人家的名字也不问一声，作家的派头真大呀！”

郭亦儒惶窘之极，“对不起，路琴同志，我真是太粗疏了。”

“我跟你开开玩笑的，你别介意。”对方赶紧声明，“我请你记住‘路琴’，免得以后想借资料要打电话，先要花点时间打听这个管理员的姓名。再见。”

“再见，路琴同志。”

倾盖如故，白头如新，古人早就发过这种感慨。通了这么一次话，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好象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有一次，路琴给郭亦儒送书来，闲谈中，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对了，有一个谜始终未解，我想问问你……”

“想问我怎会一掐就准，不待你开口就找出了你需要的野史？”路琴笑吟吟抢着说，“讲穿了一点不稀奇，你来借那部野史之前，我曾到文化馆听过由你主讲的文学讲座，课间

休息时，你和朋友谈创作计划，提到了‘贞节铜钱’，我在一旁‘偷听’了，这才做得成那么一回‘诸葛亮’。”

郭亦橐摇摇头，缓缓说道：“不，我要解开的不是这个谜，而是很想知道，在人前，为什么你总爱用笑脸掩盖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路，那天我无意中发现你有双忧郁的眼睛，我……”他停顿了，因为笑容从路琴脸上消退了，她的眼神变得忧郁了。他立刻受了感染，甚至下意识地迅速地瞥一眼办公室窗外，并无梧桐，但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片，一片，飘落的黄叶，黄叶的重量，越来越重，甚至连他精神上仿佛也被压住了，何况是她！一刹间，郭亦橐的心头充满了对这个女人的同情。

“小路，我可以替你排解些什么吗？”他问，语气中渗透着焦灼。

我一直在寻觅着，寻觅着，寻觅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一颗能够接近我的心。”路琴无声地说着，“自从结识了你，我凭直觉，或许还凭女性的敏感，一下子让自己产生了这个念头：他，就是我所寻觅的……老郭，你是我所要寻觅的吗？你真是我所要寻觅的吗？”

假如郭亦橐确实就是路琴需要寻觅的人，那末，她将向他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想到要让人窥清她的全部秘密，路琴心中顿时涌起一种辨不清的滋味。她考虑半晌，轻轻说道：

“我是想我个人说说心里话，是不是这样更好些：让我认真再想想，我对你到底能信赖到啥程度？允不允许自己毫无保留地向你谈谈自己？老郭，你看这样好不好？”

路琴这几句话，表明她对他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郭亦鲁不怀疑这一点。被人信任，固然是件荣幸的事，但也得郑重地问问自己，是否真值得人家信任，尤其是毫无保留的。郭亦鲁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而在默默掂量自己了。

2

第一封信

老郭：

我终于准备向你敞开谈谈自己了！我想用书信的形式，书信比当面讲，少些拘束。

我为啥会信赖你呢？要从那次文学讲座谈起。

我记得，那天你说过：“一个作者，一定要有一双能够看到人们内心世界的眼睛。”你又说：“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极其复杂的。探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比探索无限宇宙来得省力。”接着，你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其它例子，我现在都忘了，唯独你举自己为例，我至今还印象很深。你当时的原话，我背不出来，大意却记得牢的。

你说，在座的各位大概知道，前些年，因一部小说我被当做运动的重点。“专案组”逼我交代所谓“大毒草出笼的全过程”，意图要牵连一批无辜的编辑和一些与我有过文字交

的作者。我当然是很反感，但我还是如实交代了，某某人对我的那部小说提过什么意见，某某人在我的小说的问世上起过什么作用，我都写在了检查书里。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在那么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能坚持实事求是谈问题，尚未昧着良心胡说八道，也算是不容易了。可是，我究竟为什么要交代这些情况呢？还不是想让专案组多少满意一点，不至于认为我“顽固到底”，这样，就能稍稍减轻些对我的压力，至少也能不再给我施加新的压力。人啊，人的内心啊，就是这么复杂！……

老郭，那天我在听众席上听你自我解剖，听着，听着，我的双眼涌上了泪水。我承认，我是被打动了，我看到了一颗诚恳真挚的心，对于这样的人，是可以信任的。

我记得你还说过，一个人是不大肯向别人打开心灵的门户的，但也不是绝对如此，因为人实际上是很需要，甚至很渴求有人了解自己的。一是“不大肯”，二是“很需要”，我们作者知道了这两点，就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呢？就是你若要深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去，首先要让对方看到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颗真诚的心，是具有吸引力的。

老郭，你可曾料到，在一百多名听众中间，就有这么一个人，她的心，被你吸引了！

明天，我再给你写信，讲讲为啥很需要，甚至很渴求有人了解我。

再见！……

附。

路琴没有写出来的内心独白

多年来，我等待着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人，能以他独特的吸引力，把我的心吸引过去，让我自动地毫无保留地把心里话倾诉给他听。这样，我活着就能轻松多了。

按理，这个人应当是我的丈夫。我何尝不想对自己的丈夫倾吐心里话，使他彻底了解他的妻子呢？遗憾的是，新婚第一夜，我的丈夫就让我明白了，我必须对他紧紧关闭心灵的门户，绝不能让他窥见我内心隐蔽的角落，否则，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也将给这个家庭造成永难驱散的阴影。

“你和人家……搞过没有？老实讲！搞过没有？讲呀！”

这盘问，犹如一只粗暴的手，毫不留情地撕碎了新婚第一夜应有的欢乐与温柔，把我捺入了耻辱的深渊。我的脸色苍白，血液仿佛停止了循环，我不知怎么来回答他。

“你给我老实讲！讲！”

他变得凶狠起来了，两手抓住我裸露的肩膀，在我的肩膀上抓出了十道指痕来。看他那神气，只消证实了他的怀疑，他会扼死我的。

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

“没有这种事？你再坦白一次，到底有没有和人家搞过？”他急急地问，仿佛世界继续存在下去或顷刻毁灭，全在于我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我感觉说不出的悲哀，噙着泪又一次有气无力地摇了摇

头。

“还好，还好。”他舒了口长气，放开我的肩膀，翻了个身，脸朝里床背朝我，心满意足地独自睡了。疲倦在一分钟内就把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征服了，他“呼噜噜”发出了鼾声。我的丈夫睡得死死的，嘴里却还在隔一会说一声梦话：“还好……还好……还好……”

这一夜，我根本没合一合眼。我滴着泪，直到天明。

这些，要不要告诉你呢？老郭，让我再考虑考虑。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毕竟是中国一名女性呀！有些事情，总是难与人言的。请原谅！

第二封信

老郭：

上一封信，我讲第二天就要再给你写信的，可是这一封信离上一封信已有三天了，我为什么要拖延呢？

我在进行思想斗争。这三天里，我思想斗争得好激烈啊！

我曾对你说：“我是想找个人吐吐心头的郁闷，可惜你不是个女同志。”当时你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懂得，你认为男同志与女同志也可以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并不存在什么障碍。老郭，你要知道，我毕竟是个女子，比你软弱得多。尽管我大胆与你接触，逐渐接近了，但我时时在暗暗担心我们交往多了，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包括世俗的怀疑的目光。我不敢不对世俗的怀疑目光有所畏惧。何况，还可能发生其它情况。……我怕，我真的怕。

但是，我又无法强制自己不对你吐一吐心里的话，既然我认定了你是值得信任的，是会理解我的。十余年来，我盼望着有个人能让我信任，能倾听我的喜怒哀乐，能……成为我可以依傍的朋友，今天，你出现了，我若反倒回避，把自己遮掩起来，岂不是存心叫自己在忧郁中捱到死么？

我就此停住吧，不写了，我心里乱糟糟的。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尤其向异性，讲过这些话。我讲得太多了。我需要平静一下。

打扰你了，真对不起。……

附：

路琴没有写出来的内心独白

人哪，需把心里的话全部倾吐出来，真不容易啊！我内心的隐痛，已经涌上笔尖。却又打住了。唉！我还得斟酌斟酌，老郭，我的那些从未对人说过的心里话，究竟能不能毫无保留地向你端出？

你不知道，我与丈夫的结合，是匆忙决定的。

一九七四年初冬，华东供电局的一支施工队伍在塔影浜地段架设高压线。有个雨天，他们不能作业，我们不能下田，只好呆在屋里歇着。有几个青工，钻到我们女知青宿舍来，嘻皮笑脸地央求我们补衣裳，缝纽扣。

“唉！小伙子活到二十多，衣裳破了无人补，苦哇！”

“啥辰光有个家主婆就幸福喽！”